

小说

04 中篇小说

2004中国年度中篇小说(上)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2004 ZHONGGUO NIANDU ZHONGPIAN XIAOSHUO

漓江出版社

# 2004中国年度中篇小说(上)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2004 ZHONGGUO NIANDU ZHONGPIAN XIAOSHUO



江苏出版社

# 2004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/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选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5. 1  
(2004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7-5407-3309-8

I. 2… II. 小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2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6054 号

## 2004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(上下)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责任编辑: 庞俭克

装帧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校对: 徐明 肖丽新

责任监印: 黎福芝

出版人: 李元君
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: 541002

电话: 0773-2821573 2863978(发行部) 2862090(邮购)

传真: 0773-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b@public.gp.tt.gx.cn

http://www.ljjiang-pub.com

---

印制: 桂林市印刷厂

开本: 890 × 1240 1/32

字数: 874 千字 印张: 33.625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000 套

书号: ISBN 7-5407-3309-8/I·1985

定价: 46.00 元(上、下)

---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## 编者的话

我们与漓江出版社的合作一如既往，至今已经历时八年。在八年的选本中，许多老作家不断有新的作品亮相，表现了他们新的追求；许多新作者在八年的历程中渐渐走向成熟，显露了年轻人的才华与锐气。八年来，在国内发表过的优秀中短篇小说，基本上都被收入这套丛书，许多作品被收入丛书之后，又在全国各类文学大奖评奖时金榜题名。我们本着“好作品主义”的原则编刊，也本着“好作品主义”的原则编书，使这套丛书已经在读者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。

今年入选的作品中，有两个中篇小说获得《人民文学》年度奖，一篇是陈应松的《马嘶岭血案》，另一篇是晓航的《师兄的透视镜》。陈应松讲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悲剧。他把结局放在了前面，让我们随着两位挑夫艰辛的劳作，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贪婪，走向了仇恨，走向了凶残。在等待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焦虑，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会设想，这帮给大山带来异样色彩的城里人，这些知识与财富的拥有者，如果稍微施舍一点点关爱与同情，用他们高贵的手，去抚摸一下九财叔那磨烂的肩膀，可能血案就不会发生。但是，一道难以穿透的隔膜竖立在那荒凉的山野，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与无情，将贫困者对富有者的仇恨，慢慢推向了极致。我们看到，在那难以穿透的隔膜两边，人性的劣质得到了深入的揭示。陈应松下笔狠，将血腥的气息迎面泼来，让我们震惊，也使我们警醒。

在《师兄的透镜》中，我们看到一缕嘲讽的微笑。这张笑脸的主人是一位智者，那位目中无人的朴一凡。朴一凡的形象是一种反讽，他让平庸无聊的“我们”无地自容。在骗局实施之后，晓航将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移出了叙述现场，他的形象变得虚幻迷离，这个虚幻迷离的影子似乎是在引导着我们朝着“真理”，朝着一个美好的“目的”，朝着“空山雨后”的境界攀援。我们会发现，真理也许就在通往目的地的途中，而朴一凡十几年来一直把一个“错误”当作某种信念牢牢记在心里，这位“我们”景仰的智者，原来也曾经遭受过生活的嘲弄。“师兄的透镜”放大了遥远的星系，也凝聚了我们散乱的思绪。

中篇小说《非常台词》也值得我们关注，有一个名叫王长顺的工人，在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这个非常的时代，朗诵着一种“非常台词”。这非常台词回荡在车间厂房，也拨动了工人们的心弦。这非常台词牵出一个动人的故事，也托起一串鲜活的人物。随着故事的推进，这非常台词得到了恰当的升华，变成一种痴迷的追求，也进入了一片纯粹的境界。作者齐铁民选取有趣而又独特的角度，将一种普及而又普通的、时代作用下的特殊“文化生活”，一步一步推向高潮，他呼唤我们回眸历史，品味那一份别样的激情。

天津作家王松今年有不凡的表现，他的中篇《红梅花儿开》刻画了两个聪明的孩子，两个孩子身上闪耀着智慧的光彩。但是，当愚昧遮蔽了真理，智慧往往会被视为叛逆或愚蠢。那位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罗老师就像一把铁锤，不断地敲打着两个孩子聪明的脑壳。事实上，两个孩子是在不自觉中、在探索的快乐中捍卫着真理，他们执著，他们还顽强，可他们却为自己的执著和顽强付出了代价。王松把历史拉到近前，让读者自己倾听两个孩子的呼唤。

葛水平是第一次在我们的选本中露面，一露面就显现了才气，把一篇《地气》写得温暖动人。委婉道来的几个小小误会，给作

品增添了戏剧性效果，也激活了山村的平静。天边闪耀着的都市的光亮，牵动了山村女人的梦想，而那静谧遥远的十里岭山村，却让王福顺生出了难言的眷恋。受尽小人算计的王福顺，在这里尝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滋味，宽容让人释怀，善意会带来温馨。葛水平将诗意与深意隐藏在流动的叙述当中，让我们感受到十里岭缕缕缠绕的地气，也看到那一盏跳动在乡间小学的灯火。

苏童是一位短篇小说高手，今年选的《手》亦为佳作，作品写出一个小人物的凄凉与悲哀，也揭示了小人物们群体的偏见与冷漠，让那一双纤小无力、还算洁净的手，在我们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。

《白水青菜》也是一篇精彩的佳作。一场婚外恋情不动声色地铺展在“既有钱又白领”的生活当中，那生活充满了别样而又别致的“小资情调”。两个女人温和的交锋，妻子对丈夫的无言反击，也都是生花妙笔，远离了俗套，却贴近了情理。而那一锅滋味清淡又浓郁的白水青菜，不但串起故事的开头与结尾，更烹煮了人心与世态。

曹多勇的短篇小说《人羊》也值得注意。在动物群中，羊是不能变成狼的，狼也不可能变成羊，羊性和狼性都不可改变，而人性却具有可变性。曹多勇发现并捕捉这种可变性，刻画了恶的成长，这被扭曲的成长，震动了我们的心灵。

短篇小说《水捞面》是另外一种风格。《水捞面》轻柔，温情。在那不太热闹的道路边上，我们看到一位普通女性的寻常日子，这日子真真切切；我们还看到那辛酸却又希冀的心境，这心境感染了我们。

今年的选本又是佳作颇丰，希望读者喜欢。

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2004年12月

# 目 录

## (上卷)

- 编者的话 ..... 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(1)
- 小女人 ..... 叶 弥(1)
- 地 气 ..... 葛水平(53)
- 马嘶岭血案 ..... 陈应松(93)
- 师兄的透镜..... 晓 航(147)
- 游戏的季节..... 于晓威(193)
- 非常台词..... 齐铁民(218)
- 飞..... 韩向阳(269)
- 亚健康..... 杨少衡(317)
- 小温的雨天..... 津子围(366)
-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..... 薛忆泓(402)
- 穿过欲望的洒水车..... 须一瓜(423)
- 纸风车..... 阿 成(468)
- 附录(一)..... 小说家说(517)
- 附录(二)..... (528)

## 小 女 人

叶 弥<sup>①</sup>

星期五。早晨。

昨晚刮了一夜的急风，没有下雨。从早晨开始，风缓了，风里头飘着雨丝，雨丝比风更长。于是，昨夜里落在地上的树叶就沾满了雨水。此情此景，就如一个悲伤了一夜的妇人，到了早晨，身上还没来得及收拾，显出一片狼藉。凤毛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，给一只蝴蝶撞着了脸。这是一只灰白色的蝴蝶，翅膀被雨水打湿了，狼狈而慌乱，急着找一个地方晾干它的翅膀。它撞了凤毛一下，觉得大难临头，显得更加惊慌失措，于是采取了一个不恰当的行动：快速地无目的地扇动翅膀。它上升，斜斜地战栗着上升。幸运的是，它没有撞到混凝土浇铸的墙体，而是撞到了一扇还算干净的玻璃窗。它看到了玻璃窗上的光亮，就觉得它的归宿应该在玻璃窗里面。它拼命地用身体拍击玻璃，像一只小手一样，“咚”的一下，“咚”的一下……玻璃上留下一片模糊的蝶粉，像呵出来的热气。

这是凤毛一大早从家里出来时看到的景观。她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，但她不缺乏女人的自恋情结。她看见这只蝴蝶，联想

---

<sup>①</sup> 叶 弥 女，原名周洁，出生于1964年6月，苏州人。1994年开始业余写作。



到一样东西。嘴唇，她自己的嘴唇，镜子里的嘴唇，没有上口红的嘴唇，失血的焦虑的嘴唇。嘴唇会营养不良吗？当然会。蝴蝶的翅膀也会营养不良。嘴唇会颤抖着说不出话，蝴蝶的翅膀就像凤毛镜子里的嘴唇，失血、焦虑、无法诉说。凤毛放下车子，走过去把蝴蝶从窗上摘下来，拢在手心里，放到楼梯下面干燥通风的地方，对着蝴蝶叹了一口气，显出自嘲的样子，说：“啊呀！你这么固执，这么无能，这么孤单，肯定像我一样，是个女的。”

她的神情是矫情的。从来没有机会这样放松地矫情，所以她是愉快的。

一年来，凤毛感到生活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她无法再在生活中寻找到乐趣。她告诉自己说，等等看，也许会有乐趣出现在面前。她的乐趣包括：到银行里去存一点钱；下馆子或自己做一顿清淡可口的晚餐；到商场去给自己或女儿菲菲买一件衣服；和自己的男人睡觉。

婚是她自己要离的，她在离婚协议书上是这么写的：夫妻生活不和谐。她的丈夫叫姜有根，姜有根有些怀疑地问她：“我们不和谐吗？”她理直气壮地反驳：“我们算得上和谐吗？”姜有根想了半天，老老实实地回答她的问题：“是算不上。”办理离婚手续的工作人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一看这个理由，就深表同情地说：“唉！什么事都好商量，就是这个事没法商量，我知道。”姜有根和凤毛是一个厂的，离了婚以后，姜有根的脑子突然拐过弯来，他盘算着：和谐当然就是和谐，但是，算不上和谐并不就是不和谐。算不上和谐是和谐与不和谐之间的中间状态，大家都是这么过的，凤毛为什么不能像大家一样过。他找到凤毛的立织车间，对着凤毛叫嚷：“凤毛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打你不骂你，只要你给我一个答复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凤毛支起眼睛看了他半天，才懒洋洋地说了一句：“想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”

她当然知道，只是不说。不说的部分原因是不容易表述。这世上的事并不是什么都能轻而易举地表述的。譬如你找得着的一

条路，但你不知道这条路的名字。

后来，凤毛真的后悔了。她离婚不到半年就遇到下岗的事，下岗让她对离婚产生后悔情绪：她没有男人可以诉苦，更没有男人分担她日常的生活开销。一个小街小巷里的女人，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舒缓而有节奏，这两样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姜有根在厂里碰到她时，云里雾里地说：“唉，好强的女人命都苦啊！”凤毛简洁地说：“我认命。”她斩钉截铁地护卫了内心的种种企求，那里是她自己的，柔软、阴暗，容易失控，便于崩塌，需要用强悍的外表掩护。此刻，凤毛叹完蝴蝶的命运，急急忙忙地骑着自行车到一家新开张的超市去。朋友介绍她到那里去做营业员，一个月五百块人民币。五百块钱对于她来说不是小数目，除了可以支付她一个月的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费、电话费外，还可以支付她和菲菲大半个月的菜金。

她骑着车子经过一条小马路，那里有一条她熟悉的巷子。算不上刻骨铭心，但绝对是了如指掌。看到它，往日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芜杂又慌乱，令人不快。气息蔓延之处，腐肉蚀骨。所以，我们的凤毛气都喘不匀了，她放慢了车速，以哀悼者的目光打量昔日的做法事的道场。这一打量，凡间就出了问题。她看见姜有根和一个女人同撑着一把伞从巷子里出来了，他们睡眼惺忪，又掩不住地快活。这点小雨算什么？小雨里正好大大方方地搂在一起，做一些琐碎的但意义重大的事。譬如一起去喝豆浆。

他们就在凤毛的车子前面抢先过了马路。他们不怕凤毛的自行车，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女人。至于这个女人的外貌体形，他们没有兴趣打量一眼。有一瞬间，伞碰着了凤毛，凤毛看见他们的嘴巴在动。奇怪的是，她全神贯注地支起了耳朵，却听不见他们嘴巴里发出的一点声音。他们走了之后，被伞碰过的肩膀着火一样的疼痛起来。

反正，今天这个下雨的日子不是个吉利的日子。凤毛找到超市的部门经理，那经理再把她带到总经理处。总经理告诉她，很

抱歉，他们暂时不需要她了，等需要人手的时候再通知她。

这种事情她经历得很多，今天却特别沮丧：因为下雨，因为看见前夫搂了一个女人。其实这两件事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，只因为在时间的序列中紧挨着发生，所以令她特别沮丧。她穿着雨披，在超市边上的栏杆上坐下，失神地打量潮湿的地面，心中隐隐约约地又是伤心又是害怕。或者伤心和害怕原本就是一回事。她坐了有五分钟的光景，站起来找她的自行车。她放自行车的地方已空了。她继续找，以放自行车的地方为轴心，向外一圈一圈地扩展着找。还是没找到。终于，她接受了一个事实：她的自行车被偷了。她只好安慰自己说，啊，还有比我更差的人。我至少没有穷到去偷盗。

其实，穷和偷盗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凤毛这么想，那是她已经下坠到一个地方了。不经意地，她就下坠到这个地方了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显著特征：不必为区分是非去操心。有些事情的两个方面，没有是与非的关系，只是非与非的关系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坠落是生活延续的主要方式。

没有了自行车，凤毛只好坐公交车回去。下了雨，公交车猛然拥挤起来。她不是坐车族，不熟悉公交车上的种种手段。结果下车的时候，她被人推了一下，一脚踏空，把腰扭伤了。这回是真痛。

到医院去是不行的，起码得花掉百把块钱吧？从公交车上下来，她强忍着疼痛去了一趟菜场，买好今晚和明后两天的菜。她吃得不多，女儿菲菲吃得也不多，她们的胃口都像鸟儿那么小。她买了一棵白菜，一斤鸡蛋，一斤豆腐，一斤咸菜，四块钱肉丝。就这点东西，十元钱左右，母女两个人能吃三四天。

她住在四楼。现在，她躺在床上，腰部贴了膏药。只要轻轻一动，腰间的某个部位就狠狠地疼。她维持着一个姿势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，预感到腰会继续疼痛下去，就撑起来给母亲家里打了个电话，让母亲到学校里把菲菲接回去两天。她还要强地告

诉母亲，家里买了很多菜，明天她就送些过去。母亲说：“你留着自己吃吧。”凤毛本能地偏开话筒一些，她从来就没有习惯母亲说话的生硬口气。母亲是犟的，显山露水地犟。她也是犟的，不露声色地犟，这是她做人里的一样长项，许多事，就在不露声色里水到渠成了。

窗外的天色渐渐黑下来，黑到某种成色，再也不朝下黑了。夜空是青灰色的，雨在青灰色的夜里紧一阵慢一阵。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雨夜。凤毛睡了一觉，醒来后感到寂寞难耐，就给前夫挂了一个电话。电话没人接听，姜有根和那个女人还有那把伞在哪里呢？她放下电话，腰又火辣辣地疼起来。寂寞和疼痛一起侵袭她，她咬住被子的一角抽噎起来，眼泪像岩浆一样烫，流过的地方很快干了。

现在的情况是：她很忙，心中很焦虑，生活充满了危机。即便是这样，只要一有空，她就开始寂寞。男人对她有很多种用途，是她脆弱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。但是现在，离婚一年来，还没有任何男人走进她的生活。她敞开大门，却没有人走进来，这合理吗？

后来，有人敲门。来的人是三楼的柴丽娟。

凤毛住四楼，柴丽娟住三楼。柴丽娟的男人是一个香港人，听说在香港也有一个老婆。按他的行为推断，他的正式婚姻有点问题。他做生意，在大陆到处跑。也许在大陆的什么地方还养着像柴丽娟这样的女人。他为她们买房子，然后把她们装进去。他颇像个养蜂人，只是他经常不在蜂巢边上。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做的是个什么生意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柴丽娟从来不去探索。甚至她是不是个被抛弃的女人，她也从不去设想。这不是个问题，问题在于，她每个月都收到他的一大笔赡养费，有了这一大笔赡养费，柴丽娟就有资格成天闲得发慌，无事可干。她从大门的猫眼里看见凤毛歪歪扭扭地走上去，晚上又没见她开灯，女人对待同性，时不时地会有一些真切的关心，于是她就来关心她了。

凤毛恰好需要关心。她开了门，看见柴丽娟，心里就鄙夷地想：“原来是她？香港人包的二奶。”她感到自己不再虚弱，因为相比而言，她的生活中存在着理直气壮的因素。柴丽娟从门外走进来，她显得比凤毛的生活还理直气壮。“哎哟，”她先叫唤了一声，笑嘻嘻的，是良家妇女的笑，“快到床上去躺着。没吃晚饭是不是？我来给你做。”于是凤毛换了一个角度想：二奶也是人，她过得比我好呢，她不用到处找工作受人白眼。

以前她看不起柴丽娟，她认为一个女人不靠自己的劳动而享受富足是可耻的。今天晚上，就在刚才，她为原谅柴丽娟找到了理由。这种寂寞的雨天，加上疼痛，谁都会软弱的。

这两个从来不热络的女人在这个雨夜里格外亲热，说了很多话，互相理解到对方最本质的地方。这种谈话是有益的。柴丽娟认为凤毛最缺的不是钱和工作，最缺的是可依靠的男人。有了可依靠的男人，就有了钱，工作就显得不是太重要了。她给凤毛提供了几个可供选择的男人，凤毛选了一个：五十岁的中学语文教师，离异无子，住三室一厅。

柴丽娟说这人是她的一个远房亲戚，性情温顺，很懂礼貌，从不乱花钱，只可惜是个秃头。凤毛犹豫了一下，随即抿着嘴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人家还要不要我呢？”

这件事情就在语言中交流成功，千难万难的事情，竟然就这么轻飘飘地谈成了。两个女人都很兴奋，接下来的事情看上去会顺利解决的。

凤毛今年刚三十岁，离婚一年，在一年当中她又失业了，她这种女人是无人问津的。不过她总是安慰自己说，面包会有的，男人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心诚则灵，她不信自己什么都得不到。

果然，柴丽娟给她介绍了一个教师。剩下的那些青灰色的夜她过得很踏实，做了一个关于选购宝石的梦。和谁在一起选购，选什么样的宝石，她忘记了。这不影响她满腔的踏实。其实说穿了

她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呢，这就是女人，捞着一根稻草也当成是凤冠霞帔。

早上起来，她觉得腰已经好了。她撩起睡衣，站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的腰，那儿有些赘肉，但总的说来还是可看的。她慢慢地抬起一条腿放在椅子上，这腿也是匀称的，可看的。她慢慢地放下腿，对着镜子一笑，有点笑靥如花的意思，嘴唇上也有了血色。镜子里这个想找男人的女人还是说得过去的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女儿不在家，不必为女儿忙碌。她穿着睡衣，蓬乱着头发，久久地站在西窗前凝望。这是个晴朗的日子，天空蔚蓝，棉絮似的白云在天空里不紧不慢地飘。阳光是一年中最纯正的金色，它重重地落在每一个地方，看上去它很光滑，光滑得像黄铜一样。桂花还在香着，太阳一出来，它的悠长的香味就变成了暖香，散漫而没有节制。西窗下面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各式各样的人走动，不经意地流露出每一种细小的生活习惯。她看的不是这些人，她对来来往往的人没有兴趣，她看的是不远处的那座著名园林，这座园林名叫秀园。秀园，像一个女人的名字。

晚六点，凤毛和胡老师在秀园门口见了面。胡老师手上拿了一把扇子，他果真是秃头，但是凤毛觉得他气宇轩昂，没有头发反而给他增加了几分干练。他们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又互相用力地看了第二眼，站在那儿不说话。柴丽娟见此情景，就去买了门票让两个人进园子。

园子里的一个地方，张灯结彩，穿着旗袍的演员坐在椅子上唱着曲子。这是深秋了，夜里的风有点凉。满天星斗，灯光也明亮，演员卖力地唱着，弹着弦子或琵琶，虫子到处乱撞。奇怪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让园林热闹起来，反而让它显出秋末的悲凉。

凤毛跟在秃头教师后面，心里有点浮萍般的漂泊。教师看台上的人，她看教师的背影。教师的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却不戴假发，说明他是个自信的人。他的脖子和光脑袋连成一体，粗硕有

力，具有某种威慑力。总而言之，他是凤毛愿意接受的男人。于是，她趁着台上换演员，对秃头教师说：“胡老师，我们到那边坐吧。”她的态度很积极，也很坚决，秃头胡老师就跟着她到“那边”坐去了。

“那边”是一座紫藤架。两个人坐在紫藤下面的石凳上，保持一段距离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隔了一条河听对面的舞台上唱曲子。听了片刻，胡老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钞票，对凤毛说：“凤小姐，刚才柴小姐替我们付了门票，你还给她吧。她生活得也不容易。”凤毛说：“我来还吧。”胡老师不吭声，把钱放在凤毛的膝盖上，然后打开手上的扇子。他放钱的时候略微在凤毛的膝盖上用了一点力气，好像是试验一下凤毛的膝盖有没有弹性。仅此而已，马上又把手收回了，专心致志地听戏。凤毛想，都说现在的教师有钱，教师真是有钱了。教师有钱是件好事，因为他们为人师表，不敢张扬。她默默地把钱收起来。秃头教师开始跟着河对面的演员唱歌了，这是一首他熟悉的曲子，他唱得有板有眼，丝丝入扣。他一边小声唱着，一边收起扇子，用扇骨在凤毛的膝盖上敲了一下，站起来走了。凤毛跟着他出了园门，又鬼使神差地跟着他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在出租车上，他们没有任何亲昵的举动。出租车停下，秃头教师的曲子还没唱到底。他付了钱，走进一所门里，开始上楼梯，一边还唱着。爬到六楼，他的歌声还是一点不乱——他是个健壮的男人。然后他就开了自己的门，打开灯，去换拖鞋，任凭凤毛惊惶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屋子。凤毛想起那只走不进屋子的蝴蝶，蝴蝶现在破门而入了。

她看着秃头教师拉下窗帘，有情调地打开落地台灯，在机器里面放了一张评弹唱片，调整到最合适的音量。然后，他就忙着去洗澡。他忙得热火朝天，完全不顾凤毛在干些什么。事实上凤毛什么也没干，她在沙发上坐下，双手环抱身体，打量屋子。她还没有适应四周的环境。她觉得这个单身男人挺卫生的，也很有情调，是个会安排生活的人，这种男人让女人放心。

一会儿，秃头教师出来了，他披着浴衣，撩起浴衣的一角擦着头上的水，露出赤裸的腿和阴部。他这样随便，凤毛有些吃惊，就站起来了。他问：“想走了？”凤毛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走，她觉得走了可惜不走也可惜。正这样思索着，她的腿已经替她作出决定，在沙发上重新坐下了。她是被动的，也是情愿的。秃头教师挨着她坐下，说：“好，好，你这样就好了。走了多可惜？我们还没有做事呢。你是喜欢我说话还是喜欢我不说话？”凤毛不说话，胡老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我就不说话了。其实我不想说话。”他掀起凤毛的裙子，脱掉凤毛的短裤，把凤毛的两条腿用力地推到凤毛的头上方。这时候，凤毛提出了要求：“不行，你还没亲过我呢。”胡老师放下她的腿，一脸错愕。他拒绝道：“我不喜欢这样。”他略作思考，又怀疑地说：“你是个少见的女人，一般的女人在这时候不会提这种要求。”凤毛好奇地问：“哪种女人不提这种要求？”胡老师随随便便地回答：“就是那种女人。”凤毛懂得“那种”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凤毛很失望，没想到胡老师会对她与“那种”女人一视同仁。

凤毛想起以往曾经有过的接吻：平等互爱的吻，缠绵细致的吻，渗入灵魂深处的感动，让她升腾到一个清灵世界，让她入迷地喜欢爱与被爱……她对胡老师说：“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。”胡老师说：“当然不一样，一样的话，我怎么会和你这样呢？”他看着凤毛的眼睛，希望凤毛做一个妥协，但凤毛避开了他的眼睛。是的，她从离婚以来，尽管生活很糟糕，但只要有可能，她就会做男欢女爱的梦。但她的梦里有相当部分的接吻的内容，这部分内容对她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它既隐秘又快乐，相当于一个女孩子躲在暗处觊觎老祖母晒在天井里的古董。

秃头胡老师拿下搭在沙发上的浴衣，穿起来，坐在凤毛的腿边调整呼吸。他意识到，进入这个女人会是一件麻烦的事。问题是，他厌恶大动感情地和一个女人接吻，这是一件无聊的事。绝大多数的男人，二十岁时还会接吻，三十岁开始反感，四十岁开



始抗拒，五十岁就彻底不愿与女人接吻了。

胡老师考虑了一下，觉得凤毛还是不错的女人，看上去很懂道理，在男人面前也愿意被动。于是他伸出手，虚虚地搁在凤毛的大腿上，看上去像要进行一番抚摸的样子，手慢慢地朝上游走，忽然之间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他拉下凤毛的裙子，把她的大腿盖住了。这个动作快速得有点可笑，它直白地表示出教师内心的恐慌和放弃的不情愿。凤毛暗自一笑，原谅了秃头胡老师。今天这件事到此为止是最好的。

凤毛走了之后，胡老师来到电话边，几次伸手，最后还是决定给柴丽娟打个电话。他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：“她多大年纪了，还这么让人麻烦？”

凤毛回来的时候是夜里十一点钟。柴丽娟独自呆在阳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把鹅毛扇驱赶秋天飞来飞去的小虫。阳台上有几盆花，也许正是这些花招来小虫子。正有些恼着，看见凤毛从新村大门走进来了。凤毛的走姿是紧张的，脸上也有一股暧昧之色。柴丽娟回到屋里去，打开楼梯上的照明灯，弓起身体，从猫眼里朝外瞄着，像一头可爱的猫咪。凤毛走到一楼时就注意到了三楼的灯光，她上到三楼，接近门边，用指头不满意地戳戳猫眼。柴丽娟朝后一让，仿佛真的给凤毛戳中了眼睛。她打开门走出去，跟随凤毛到四楼的屋子，自作主张地说：“菲菲不在家吧？我今天睡你这里，我们好好说说心里话。”

而后，凤毛和柴丽娟一人一头地睡在了床铺上，开始了一场不成功的谈话。

当然，首先是谈胡老师。柴丽娟问话：“哎，怎么样？”凤毛翻了一个身，背对着柴丽娟，这并不是表示她不愿意畅所欲言，而是无言地告诉柴丽娟，出现问题了。柴丽娟欠起身，说：“人家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很麻烦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了。”凤毛闭眼假寐片刻才说：“刚才我到他家里去了。”柴丽娟坐起来拍拍凤毛的